

世为庐陵夫族。而皇祖府君以儒学复出而仕宦。然自宋三十年。吾先子科。今又始将三十年矣。以进士第。有子承祖考者。无一人及第。何迹而尤少也！今某承祖考余。夫无德而禄尊也。适足为身之愧。而敢以为亲之耻哉？呜呼。自通士其行事见于史。自安祖府君卒后。遭世故无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备闻祖考之遗德。然传于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父母。身。吾先君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其子弟者。获承其一二矣。某又常师其老。保全者千余家。子孙宜有被其阴德者。天之子孙甚众。苟吾先君诸父之行于其后。必有余庆。今八祖欧阳

目录提要

梁洪生 著

江西公藏譜牒

自 叙

提及历史上江西地区的谱牒，人们一般都会谈到两个突出事例。一是北宋庐陵欧阳修撰写了自家的谱系，而且在谱例中说明：“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五世为一图，图内“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然后下一个五世另为一图，再一个五世又为一图，一直记下去。这就是明清以后许多谱例中都会提到的“欧谱之法”，除了便于区分大宗、小宗等原因外，还因为欧阳修是名人显宦，仿他谱例的人也感到提高了品位，所以都会特意说明。二是清代乾隆二十九年以后风声日紧的谱禁，学者们都特别注意到江西巡抚辅德所起的作用。辅德向乾隆帝详细反映了江西修祠修谱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采取毁祠查谱的措施。从我所见的一些江西旧谱序例记载看，此举的确在一些地区产生了一定的震慑力，有些谱牒删去一些“违碍”内容，有的宗族更是急慌慌把老谱付之一炬，以免惹祸。而从更大的时代背景看，查禁谱牒内容又与当时的文字狱相联系，影响自然要超出一省一地的范围。对此，台湾学者陈捷先教授《清代“谱禁”探微》一文，有很清晰的论述。

从现存资料来看，江西地区人士撰修谱牒的历史至少还可上溯到六朝时期。《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类所收四十一部姓谱之书中，就有洪、江、吉、袁四州《诸姓谱》共三十六卷。虽然原书已逸，具体记有哪些内容，后人已不得而知，但无疑是六朝时期这四个州（郡）地方大姓的一种记录。到了两宋，进入江西地区经济文化大发展时期，

读书人多,有作为的文化人多,整理和编写家族历史的人也多,所以留下来的谱序、谱跋自然也多。仅仅在《四库全书》已收文集中,除了欧阳修外,至少还可找到王安石、黄庭坚、吕南公、洪皓、王庭珪、刘辰翁、马廷鸾、孔武仲等人的此类文字。而《四库》未收的其他宋代江西人文集中还有不少,如文天祥就写过《庐陵衡塘陈氏族谱序》、(庐陵)《燕氏族谱序》、(泰和)《瑞山康氏族谱序》以及《跋吴氏族谱》、《跋李氏谱》等。到了元代,此风不衰。根据日本学者森田宪司和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的详细统计和研究,都得出现存元人族谱序跋江西最多的结论。森田先生还指出:元代修谱以江西为第一,且在江南地区较盛的情形,与南宋时代谱序分布特点是一致的。到了明清两代,江西修谱数量逐渐落到江浙地区的后面,原因很多,但仍有其特色可言。尤其到明代中后期,江西文化人多以阳明心学为宗,在基层社会做了许多宣讲王朝政令法规、进行道德教化的工作,把原本只有文化人才懂的忠君主、敬祖宗、聚家族的政治主张和社会伦理,面对面地告诉乡民百姓。基层社会由此得到整合,家族组织建设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和可行措施,因而成效较为显著。在此同时,独立于寝居之外的祠堂越修越多,规制也不断加大,谱牒也从早期的以一些先祖宦历、迁徙由来为主,字数不多,变得有图有表,逐渐丰富。其中自然多是关于嘉言懿行的记载,而如打官司、各级官府所作的判词等也悉数收录,作为家族档案留存。家族里的佼佼者必记,也给每一个子嗣至少有一指之地,而无论他是否识文断字、有没有身份。这样,不仅谱牒的卷帙逐渐增多,越修越厚,更重要的是把“小民”也囊括在内,使上了谱的人感觉到这部谱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了关系,心里头开始重视起来。从我读到的一些明代后期江西谱牒原件看,品位都不低,印制比较精致,也很有人情味。就这样,延续到了清代。再往下修,即可仿照前谱样式,多数陈陈相因,少数因时因事而增添一些新的内容与格式。

清代康乾以后,江西谱牒比较有生气的部分,似乎更集中在赣南与赣西南、赣西北、赣东北的移民区内。这里的民众很多是明代中后期从



粤东、闽西一带迁来，初期必须胼手胝足地改善基本生存环境，甚至寄身于当地土著居民的户籍之下，以便进一步地发展。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奋斗和人口生育后，财富有了较多的积累，子孙人数也在增加，分迁于各地的宗支都逐渐有了联宗修谱修祠的要求。但这时的矛盾是：论生存生活需要，修谱势在必行；论本宗支内的文化积累，则文人有限，底气不足，在地方上的名望和交往还少。所以，他们修出来的谱牒一是模仿，尽可能做得像文化根基很深的土著大族，文人味尽量浓一些；二是表现出与王朝异乎寻常的高度认同，突出的举措之一，就是在谱牒的最前面，全文录载康熙帝颁降的“圣谕十六条”或是雍正帝进一步扩充的“圣谕广训”，后者洋洋万言，占去相当篇幅。而土著大族的谱牒则几乎看不到这种做法，他们通过历代官员的作序、拜寿、唱酬往来以及本家族不断向朝廷输送人才等等办法，已经充分表现了对王朝“忠”的态度问题。新来的移民则缺乏这样一个过程，必须速成，所以干脆把“最高指示”全文放到谱首，甚至有不少的谱牒连目录都没有。然而尽管如此，这些移民谱牒还是记录了许多当时的生活场景，记录了与土著之间的争斗，记录了本家族如何艰难地筹集“花红”资助子弟，逐个逐个地培养出生员、举人甚至进士来。字里行间常常显得有些土气，文字不大雅驯，但的确透出一种进取向上的心劲儿，一种对原有地方政治势力格局的不满与抗争。于是乎一部江西周边山地的经济开发、声教广被的历史跃然纸上。也正因为此，到了清代中期以后，虽然江西全境一共修了多少谱将永远是个未知数，但以“汗牛充栋”、“无族不谱”来概括，当毫不过分。修谱已经成为各地乡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承平时期，个人一辈子碰上一到两次，是很正常的事了。

近代以后，江西地区的修谱动因，比较多的与战乱联系起来：太平军战事，辛亥以后北洋军阀主政时期的乱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的苏区斗争；继而是八年抗战，江西大半沦亡；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各地程度不同地经过炮火震荡不说，仅那几年的经济转坏，民不聊生，就足以使有心修谱者望而却步了。所以常常是修了毁，毁了再

修，近代以来许多谱序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并以此折射出整整一个世纪之久的社会动荡和激变。更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谱还在修，但为什么要修、修哪些内容，则因为有了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想而时时引起讨论。特别明显的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里，如强调了“民族”，家族还要不要？有了“国家”，家还存不存？五洲已经通商，中国面临瓜分豆剖之形势，家族应该有什么举措和作为等问题，很让主持修谱的文化人担心和思考了一阵子，并且作出各自的解释。最终，各地家族还是认定修谱有其作用，体现了这种文化行为的广阔社会基础和强大惯性。恐怕也正因此，虽然在土改、“四清”及“文革”等历次运动中，家谱首当其冲，焚毁无数，但据我以统计为基础的保守估计，现在江西民间旧谱至少还保存了四万种以上。不是烧得不多，而是原有的数量太大，一时难以全数消灭。这样一个事实也同时可使人意识到：公藏谱牒的深厚基础在民间，人们在图书馆、档案馆里看到的，只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而已。

近代以来，各种民间文献书籍逐渐汇聚于公共藏书机构，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伴生物之一。这样一个进程，在江西地区也走得相对缓慢。我很钦佩的两位江西乡贤，在这一方面都有所贡献。一位是清末民初宜丰人士胡思敬，虽然对于时政的态度比较保守，但隐退后对家乡文教事业的发展，地方掌故的存留，一方图书资料的辑录和汇集等等，却是倾尽心力，以为寄情之处。位于南昌东湖边的“江西私立胡氏退庐图书馆”，在二十年代即对公众开放，藏书达十余万卷之多。抗战时为避免书籍落入敌手，其家人又将藏书迁还宜丰，继续开放，费尽心思，善本得以大部分保全。最终在五十年代初期移来省城，成为江西省图书馆馆藏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位是小胡思敬十岁的南丰人吴宗慈。他的政治态度与胡氏大相径庭，1940年冬，以辛亥元老、民国报人、西南联大教授的多重身份，出任江西省通志馆馆长兼总纂。为避日军炮火，几度转移，艰难跋涉，最终留下一部上百万字的通志稿，保存了近代以来江西许多史事的珍贵资

料。兵荒马乱之际,吴氏还在志稿中专修《氏族略》一部,将历代方志中的选举、人物等加以统计,分其姓氏为“著姓”、“次姓”、“稀姓”三类。虽然不是一部谱牒目录,但吴氏明确说明注重谱牒之学,其例释有言:“其记载之法,略仿章(学诚)氏《和志州·氏族表》例,因其意而会通之。案《隋书·经籍志》有洪州、吉州、江州、袁州之诸姓谱各若干卷。是氏族谱牒之学,吾乡独盛。缵先贤之遗绪,不亦可乎?”此外显然还接受了新的时代思想:“更验之今,则研究民族学者,尝于各民族间辨支派之源流,考族姓之移徙等等,斯重民族之所本也。”因而这部《氏族略》对后人了解各县家族势力的文化积累、升降变迁、影响大小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门指南。近一个世纪来,江西各地公共图书馆中,县级图书馆收藏了谱牒的,非常有限,而只集中在一些文化渊源较深,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县和市中。江西省图书馆所以收藏赣西一带与婺源族谱颇多,则得益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奉新、婺源县图书馆送来的数万册古籍。各县市档案馆是江西收藏谱牒的另一个系统,一般都经历了八十年代中期由公安机关移交来原属“敌伪档案”的过程,有些档案馆所藏谱牒上题写“变天账”、“阶级教育展览”字样的标签,依然完好。因而,我在查访之初,对各地公藏机构基本没有存谱目录,谱本保管状况也不甚理想的状况颇感失望。但见得多了,渐知其辗转变迁之艰难,转而庆幸这些谱本只要能保存下来,就是功德无量,嘉惠后人了。如果还能听到一些地方文化人士设法保护这些当时被定性为“封建主义”的东西的故事,你又怎么能不由衷地向他们表示钦佩和感激之情呢?!

我所以对江西谱牒加以留意和著录,原因很多。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从事地方史的教学研究。当时正逢一个新修地方志与整理地方史资料的高潮,我读了一大批历代方志,对传统社会中家族力量产生的各种作用,留下深刻的印象。故而我在1985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试论章学诚方志“特表氏族”及其影响》,并由此而奠定了我以后长期致力的一个研究方向,这是其一。其二则来自于

对当代江西乡村社会的观察和理解。1984年夏，作为蜜月旅行，我随妻子到了她已阔别多年的原籍。那是赣中南地区一个比较封闭的山间小盆地，当时还没有电，家家晚上点着小煤油灯，早睡早起。借着走亲戚做客的机会，我在当地收集资料，询问掌故。一天，村干部领来一位乡民，手里捧着一个红绸包，打开一看是一本民国二年修的《会安黄氏族谱》，系会昌、安远、于都、兴国、泰和五县黄氏同修。原谱二十本，“文革”中当众烧毁十九本，只偷偷留下第一本“谱头”。那位乡民基本不识字，是想要我释读谱序和迁徙经过。记得当时围观者七八人，那位乡民一边听，一边面露笑容和自豪之色。最有意思的是，念完分手走出上百米，他又回来趴在我耳朵上叮嘱：千万不要把我黄姓的字派告诉别人！此事给我的印象甚为深刻，而感觉又是那样地复杂：这样一片山村，这样一些乡民，这样看待一部残谱，既显出了与时代发展的一种距离，同时又体现了他们的一种精神追求和文化氛围。城里人可以批评他们，但也许他们会认为城里人已经数典忘祖。两者之间，需要一种沟通。于是在1985年我开设的“地方历史文献学”课程中，专设“谱牒”一章，从谱史一直讲到八十年代的新谱编修。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做对了，我面对的每一届本科学生，一般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农村，我讲的事实他们有感性认识，我还要求他们更为细心地去观察，设身处地的理解再也离不开乡土的父老兄弟。我与学生之间有了很好的对话题目，而学生也给我以热情的回报：有的复印家藏旧谱的序例目录，有的告知新修谱牒要交的红丁钱数和规则；有的进而用家谱作毕业论文，更有的还在毕业后再次回校，要我担任他家乡修谱的“顾问”。以上种种，都又融入我的教案中，回到课堂上，使我可以讲授得更为丰富生动，更少偏失。其三，我要感谢1990年在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博士点做访问学者时得到的熏陶和训练。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一面听业师郑学檬教授及韩国磐先生讲课，作论文，一面与郑振满博士等明清史学者有了密切的接触，考古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答辩也去旁听。多学科的交融开拓了我的视野，对历史

学研究的目的、对象以及以往地方史研究的缺陷等等，更是常与郑博士彻夜长谈的话题。越是到后来，我越是意识到那一年的学习经历，对我从传统的地方史研究转向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以后，我又得与广东及境外的一批学者相识，逐渐介入华南社会研究的一个更大学术群体中，多次参加闽、广沿海及港台地区的田野考察，看神庙、进宗祠、读家谱，又在江西的村落与商镇做个案研究，然后展开深入而坦诚的讨论。此外，闽广学者们对谱牒资料的重视、收集以及解释的新角度，也更启发我对江西地区的谱牒作尽可能详细的著录与把握。九十年代前半期，我撰写的《江西现存谱牒简介》、《江西旧谱的留存》、《近观江西民间修谱》、《谁在修谱》等文章，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出现的。这既是资料的梳理，也反映了我的观察视角和情感态度的一种变化。其四，也是使各种计划可以付诸实施、多年积累得以汇总的重要一点，即 1995 年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批准了我的族谱目录项目，资助我先后到了江西八十多個县市，前后四年，最后汇成一个这样的目录。回首以上往事，犹如昨日所为，历历在目。不敢言“十年磨一剑”，但自觉所下工夫倾注于光阴荏苒之中，力争少出错以益人，不做假不欺心，能为江西的学术文化建设添一块基石，对我就算得到最好的回报。更何况这么些年来的乡村考察与访谱经历，正是读书、走路两得，增长的社会阅历、获取的生活体验、积累的各种资料，定将令我受益终生。

最后，还有一个很强的感受想表达出来：汇集江西各级公藏系统的谱牒，总数也未能逾千。而据我所知，在江西相邻的一些省份中，仅其一个省图书馆藏谱就有一两千种，这是内外比较的差异。另外，江西民间藏谱的能量却是如此之大，毁而不尽，公藏系统的存藏显然已经与之脱节，不能作为公众了解地方人群与文化的一个窗口来利用，此可谓上下层面的相离。也许，可以用江西老百姓存谱不愿示人来作一种习俗上的解释，但只怕不尽然。我记得 1996 年 6 月我去赣东金溪县访谱，专门到了清代十分著名的刻书名镇浒湾。一个老文化

干部告知,土改前后,江浙一批做图书工作的人到浒湾镇收集古籍,一船一船地运走,最后,连躲过日军炮火的一批刻版,也尽购而去。而就正是这个老文化干部带路,去敲开镇上藏书最多的人家的房门!或可言,除了近代战乱外,近几十年来江西本已有限的文化资源还在流失,连自己人也视若敝屣。1998年底,我去上海图书馆参加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上海图书馆公布其存谱牒原件一万两千多部、九万余册,令人惊叹,堪称世界之最。据介绍,这九万多册谱牒中,真正是老馆存留和历年民间捐赠的只有一万七千余册,其余两个来源是:土改时,从没收并送往造纸厂准备化为纸浆的旧谱中抢救了四万七千多册,此功特赖于德高望重的顾廷龙馆长;六十年代初又从旧书店、地摊、废品站收购了两万多册。闻此,又不禁令人扼腕感叹:为什么人家都不要的时候,上海图书馆会去抢救收购呢?或可一言以概之:正惟此,文化中心才得以成为文化中心!一方文化,要想能光大,有发展,原因必将很多:要有地方的文化人群,要有有文化、喜欢文化的地方官,要有容得文化发展的社会氛围和人文环境,要有维持和推动文化所必需的资金和物质条件,还要有一批有文化使命感、敬业、恋战而又有战斗力的文化工作者,等等。总之,只有多建设,多积累,少破坏,才有可能耸立起文化的高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谱牒乃是映照近代以来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一滴水珠、一项指标。一族一姓之谱是如此,集一县一省之谱而观之,更是如此。因而,近年来我对许多县市图书馆、档案馆的工作者呼吁,抓紧收集近二十年来当地新修的谱牒,以留下这些年来乡村社会又一次剧烈变化的资料记录,并将其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待。果能如此的话,谁又能说不会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又有人比现在要便捷而费时更少地写出一部《江西公藏新谱目录提要》来呢?

梁洪生

1999年4月撰于江西师大历史系

凡 例

一、本书集中收录江西省、市、县各级公藏机构收藏的谱牒并作提要。所谓公藏机构，主要指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包括部分文物管理所）三处，另含少数县志办公室。凡由这些机构收藏的江西谱牒，无论是旧修还是新编，一律收录。另外，部分机构还存有少数外省谱牒，颇能说明与周边诸省区之间人口、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故另行择出，专编《江西部分公藏机构收藏外省旧修谱牒简表》于后，以作简要介绍。

二、既为反映公藏机构存谱状况，遂以公藏机构所在地区为经，首先分为南昌市（省城及其所辖四县）、九江、上饶、抚州、宜春、吉安、赣州等六市（即以前所谓“地区”）共七大板块，自北向南，依次排列。各板块之内，又按市、省直辖市、县（含县级市）的层次先后收录。近数十年新出现的（省）直辖市，实际上都是过去的县或镇市，与原本所属的地区（府）有很深的历史联系（如萍乡市、新余市与袁州之间，景德镇市与饶州之间），所以都放置在相应的（地区）市之后。如此排列，最能反映旧籍和档案资料多集中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实况，也便于读者就近查阅和利用本地区的谱牒资料。各市、县的前后顺序，按市、县名称第一个字的笔画多少排定。各市、县之内，再按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文管所）的顺序，存者录，无者阙。凡是只存某一谱牒复印本的市、县，不重复著录，只在其他市、县的原谱本之下加按语说明。书后附以《江西各级公藏机构存谱数量、年代一览表》，以见全貌。

三、每一馆藏谱牒，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序。如遇姓氏笔画相同，以起笔笔形横(一)、竖(丨)、撇(丿)、点(、)、折(乚)区分先后。同姓之谱，则按谱牒修撰时间的早晚，依次排列。这样，既有利于突出族姓特征，看出同姓联宗的痕迹，也可避免谱名常以小地名开头造成的含混。但是，如果同一家族历次编修的谱牒都存在，则作“板块”处理，从始修至末修，集中登录，以反映历次修撰的延续性和内容有无变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新修谱牒，放在旧修谱牒之后，以见其体例、印刷等方面有何承袭，有何区别。凡姓氏无法确定者，一律放在该收藏机构全部谱牒的最后登录。每部谱牒，都确定一个流水编号。

四、所录谱牒，除了极少数因特殊原因，由函询调查所知外，绝大多数为作者逐市逐县经眼所见，一一查阅所得。每部谱牒之下，分别著录藏馆、封面名、扉页名、书口名、幅面(长×宽，以毫米为单位)、刻写形式、实存本数、谱本现状、修撰时间、主修人、内容提要等十一项，以利读者判知各谱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其中，除了对有特色的体例、名目及毁损续存等情况有所说明外，还尽可能确定谱主的具体地点。因为，从区域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角度考虑，一部谱牒惟有和具体的社区人群生活联系起来，其史料价值才会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另外，在几年时间的访谱过程中，除了了解谱牒本身的内容，作者还尤为关注各馆谱牒的由来和辗转变化情况，并亲闻一批老文化工作者叙述历尽艰辛，甚至冒生命危险保存馆藏谱牒的往事，深受感动；在查寻中，还获知一些相关的情况，对读者把握谱牒内容，认识其价值有所帮助；再者，有古今地名变化之处，亦需略加注释。凡此种种，皆另起一行，用“梁按：”格式加以说明，既含弘扬传诵之意，也欲借此反映由谱牒的毁损存藏所体现的近代社会变迁状况。古今县名的变化，则可参考书前所列《江西古今县名变化对照表》。

五、“谱本现状”一项所用的“完整清晰”、“基本完整”等词，是指现见谱本首尾完整，中无缺页，读者可完整了解该谱本的原有内容，而并非指原谱全帙无一遗漏残缺。“扉页名”一项，凡原谱本没有的，称

“无”；原有而残损者，称“缺”；卷首一册不存者，则只注明“不详”。“内容提要”中凡涉及县名，一律注明“××县”，以便与县以下的乡村小地名区分开来。凡是较为少见，有一定新意的谱牒类目以及比较重要的史料内容，加“ ”框起，以区别于常见类目和提请读者关注。

六、根据八十年代以来江西各市、县编纂的《地名志》资料，编制《江西各市、县编修〈地名志〉过程中所见私藏谱牒简表》于后，以便和公藏谱牒加以比较，并可作为日后进一步调查和著录江西民间私藏谱牒的线索和基础。

七、为便于了解国内外已有的谱牒目录资料，反映谱牒研究与整理的学术史过程，特编制国内外部分族谱目录中的江西谱牒简表，以供参考。

江西古今县名变化对照表

今县名	古县名	更名时间	今县名	古县名	更名时间
(九江市)			(上饶市)		
九江县	德化县	民国三年	余江县	安仁县	民国三年
永修县	建昌县	民国三年	波阳县	鄱阳县	1957年
修水县	义宁州	民国二年	横峰县	兴安县	民国二年
(抚州市)			(宜春市)		
资溪县	泐溪县	民国三年	宜丰县	新昌县	民国二年
黎川县	新城县	民国二年	新余市	新喻县	1956年
(吉安市)			(赣州市)		
宁冈县	永宁县	民国三年	于都县	雩都县	1957年
吉安县	庐陵县	民国三年	大余县	大庾县	1957年
遂川县	龙泉县	民国三年	寻乌县	长宁县	民国三年
新干县	新淦县	1957年			

目 录



自叙	001	波阳县图书馆	145
凡例	001	贵溪市档案馆	146
江西古今县名变化对照表	001	铅山县博物馆	146
各市、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	001	婺源县图书馆	147
南昌市		横峰县档案馆	149
江西省图书馆	001	德兴市图书馆	153
江西省档案馆	105	景德镇市	
江西省博物馆	123	景德镇市图书馆	154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126	景德镇市档案馆	171
九江市		乐平市图书馆	176
九江市图书馆	130	抚州市	
庐山图书馆	130	东乡县档案馆	179
星子县文物管理所	132	金溪县档案馆	179
修水县图书馆	132	宜春市	
修水县档案馆	135	宜春市图书馆	180
瑞昌市博物馆	135	万载县图书馆	184
德安县博物馆	136	上高县博物馆	191
上饶市		丰城市档案馆	195
万年县档案馆	137	奉新县档案馆	196
弋阳县博物馆	141	奉新县博物馆	198

江西公藏谱牒 目录提要

宜丰县档案馆	198	赣州市	
高安县县志办公室	203	赣州市图书馆	222
靖安县档案馆	203	于都县图书馆	224
萍乡市		于都县档案馆	225
萍乡市图书馆	205	大余县档案馆	227
新余市		上犹县档案馆	228
新余市档案馆	213	石城县档案馆	231
新余市博物馆	213	龙南县档案馆	231
分宜县图书馆	213	龙南县文化馆	231
吉安市		宁都县图书馆	233
吉安市图书馆	214	全南县档案馆	235
吉安市档案馆	214	会昌县博物馆	236
吉安市博物馆	218	兴国县档案馆	237
吉安县图书馆	219	定南县档案馆	239
永丰县档案馆	219	南康市档案馆	240
永新县档案馆	220	信丰县档案馆	241
安福县县志办公室	220	瑞金市档案馆	241

附表

002	附表 1:江西各级公藏机构存谱数量、年代一览表	244
	附表 2:江西部分公藏机构收藏外省旧修谱牒简表	248
	附表 3:江西各市、县编修《地名志》过程中所见私藏谱牒简表	251
	附表 4:《中国家谱目录》著录江西谱牒简表	254
	附表 5:《宗谱研究·资料篇》著录日本收藏江西谱牒简表	257
	附表 6:《中国族谱研究》著录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收藏 江西谱牒简表	260
	附表 7: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收藏江西谱牒简表	261
	附表 7-1:1983 年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收藏江西谱牒简表	262

附表 7-2:1994 年犹他家谱学会香港分馆电脑检索	266
江西谱牒目录简表	
附表 8:江西迁台人士收藏旧谱及续修谱牒情况调查简表	270
索引	275
后记	290



各市、县公藏牒目提要

南昌市

江西省档案馆

0001

藏馆:江西省图书馆

封面名:太原双杉王氏宗谱

扉页名:双杉王氏宗谱

书口名:双杉王氏世谱

幅面(毫米):368×219

刻写形式:木活字本

实存本数:七本

谱本现状:完整清晰

修撰时间:清雍正十一年(1733)

主修人:不详

内容提要:存卷首、卷一至卷九，无目录。卷首有序、凡例、家范、谱说、祖像、祖源。卷一至卷八前半为世系。卷八后部及卷九为艺文，有敕命、诰命、记、传、序、寿文、文会序及规例、启、额跋、诗等。

0002

藏馆:江西省图书馆

封面名:不详

扉页名:不详

书口名:双杉王氏支谱

幅面(毫米):360×225

刻写形式:木活字本

实存本数:三本

谱本现状:基本完整

修撰时间:清咸丰八年(1858)以后

主修人:不详

内容提要:存卷四、卷六、卷十一，封面封底皆无，卷十一后部残甚。所存皆世系，最晚已见咸丰丙午年生人。

梁按:可参见本书附表4、附表7，分别注明山西省社科院家谱资料中心和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存同名谱。

001

0003

藏馆:江西省图书馆

封面名:太原双杉王氏宗谱

扉页名:双杉王氏宗谱

书口名:双杉王氏宗谱

幅面(毫米):375×225

刻写形式:木活字本

实存本数:十四本

谱本现状:完整清晰